

通俗文艺小丛书



• 革命斗争回忆录 •

转战武夷山

王文波 讲述

杨 力 整理



福建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王文波 講述

楊 力 整理

福建人民出版社

轉 戰 武 夷 山

王文波 講述

楊 力 整理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號)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福州第六印刷廠印刷 福建省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50 印張17/25 字數13,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100冊

統一書號：T10104·251

定 价：(5) 七 分

紅軍主力长征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向我閩北苏区大举进攻。一九三四年冬，为了保卫閩北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大安街，我軍依托东面四渡桥的两个紅色堡垒，与敌人相持整达一年，经历了数次激烈战斗，敌軍付出了很大代价，終于用重兵攻破了堡垒。当时形势步步逼紧，敌我力量悬殊，党委提出“牵制敌人，助中央紅軍北上”的口号，决定整編队伍；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斗争，組織“农民游击队”，白天坚持生产，晚上襲击敌人以外，其余同志全部撤离大安，輕装轉入武夷山区，依靠这一带的革命群众和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斗争，保存自己力量，相机打击敌人”。自此，閩北掀开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揮淚別大安

在閩北，一九三五年的春天雖然已經來了，但武夷山麓的嚴冬卻還沒退盡。一月初，我們揮淚撒離了大安街。

當時，我只有十六、七歲，在無線電台擔任報務工作；雖然還不大懂事，但一旦要離開相處很久的群眾，心里總覺着難分難舍。自從大安成為閩北蘇區的中心以後，它曾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繁榮景象，在那里，我們曾度過多少歡樂的日子呵！你想想，今天我們要走了，要離開這塊熟悉的地方，離開那些勝過親人的革命群眾，心里又怎能不產生依戀之情？

離開大安之前，我們冒着連綿的春雨，把大型的機械拆掉，連同那些貴重而又無法帶走的东西和糧食，一起埋在山上，全鄉堅壁清野，不留給敵人任何一件有用的东西。撤走前夜，我們又在機關、娛樂場所附近和敵人必經路口，以及屋角、門邊、鍋底下，都埋上了地雷，要在敵人得意忘形、橫冲

重圍的時候，給它一個迎頭痛击。

我永远不能忘却离开大安那天的情景。当地的年轻人都跟着我们一起上武夷打游击，妇女儿童多半也随我们撤退，留下来的老伯伯、老妈妈们，手里拿着毛巾、草鞋、米粿站在路边，或紧随着队伍，喃喃地叨念着：“同志们，早些打回来呀，我们等着你们！”说着，泪水满脸，把草鞋、米粿硬塞进我们的干粮袋里。我们不肯收，他们哽咽着说：“收下吧，同志，过几天我们想送还不晓得往哪里找你们哩，好歹是老年人的一片心啊！”黄道政委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说：“乡亲们，我们离开了大安，但是没有离开闽北苏区，我们的心总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大家在艰难的日子里，想着党，想着苏维埃，红军一定会打回来！”老妈妈扶着拐杖走上前来朝我们说：“放心打那些土匪兵吧，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水里火里都能去，我们这颗心永远是红的，我们一生一世也忘不了苏维埃，我们子子孙孙都会跟着共产党！”老妈妈的声调是那么恳切，态度是那么坚定，这些代表所有老

区群众的心里話，象火一样地燒紅了我們的心，使我們获得了无限的力量，在艰苦的日子里进行頑强战斗。

队伍緩緩地向前移动，直到出村四、五里上了山坡，几經我們劝阻，老人們才停住了脚步。他們站在小土坡上，不断地招手，喊着自己所熟悉的战士的名字；这一声声亲切的喊声，就象出于母亲对孩子的呼喚，紧扣着我們每个人的心弦。

我一声不响地走在行列里，心里象潮水直翻，直到快轉弯的地方，我才咬牙轉过头去，远远地还看見老人們在风中揮动着头巾，那一声声的呼喚，还隱約可聞；我实在忍不住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扭头就快步跟上队伍……

在崎嶇的道路上

离开大安，我們的队伍行进在崎嶇的道路上

……

在洪溪村过了春节，敌人又逼近了。当时大安岭炮台和江西草鞋岭炮台都被敌人占領，我們就由

洪溪撤到坑口，在那里休整了半个月，又翻过温林关向江西铅山东部地区挺进。

我们这支队伍，主要是司令部、政治部及其直属的警卫连、教导队、无线电监护连、保卫队，加上跟我们一起撤退的群众一共一千多人。除少数部队能单独作战外，其他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天又冷，山又陡，大家又不习惯夜行军，从崇安的温林洲到江西铅山的大坞村只有二十里路，我们却整整走了两个夜晚。

部队本来准备到车盘吃中饭，但由于敌情紧张，我们只得空着肚子直奔桐木关外，在王村驻了下来。过了几天，形势又迫着我们撤离了王村。敌人因不摸底，不敢贸然进攻，只是远远地跟踪追击。

一天夜里，传来了令人痛恨的消息：分区司令李得胜叛变了！

李得胜这个叛徒，是一九三〇年我红军打下长沙时俘虏过来的敌军官，在过去的战斗中，他以狡猾的手段伪装积极勇敢，骗取了党的信任；当敌人

大舉進攻時，這個階級異己分子終於藏不住狐狸尾巴，現了原形。

在他叛變的前夜，他欺騙黃道同志說要親自到王村去偵察敵情，第二天黃昏就帶着警衛員黃富祥出發了。走到敵人炮台下，叛徒威脅警衛員一起去投降，黃富祥堅決不從，並朝他舉起了冲锋槍。誰知，叛徒早已提防這一着，黃富祥還沒來得及拉槍栓，已經被他打倒，鮮血滿面，奄奄一息了。

黃道同志向黃富祥詳細地問了當時的情況，召開了黨的緊急會議，估計叛徒一定會帶領敵人來包圍我們，決定立即派出偵察，大部隊連夜撤出桐木關向三港急速轉移。

我們無線電隊接到出發的命令時，已是夜里十點多鐘了。那正是陰曆三月的天氣，山林里深夜仍是寒氣逼人，又下着毛毛雨，天黑路滑，電台又笨重，運輸員雖然個個年輕力壯，也感到體力難支。

經過一天一夜的急行軍，我們好容易才趕到了三港，這時候，遠遠聽見一聲炮響，接着槍聲大

作，原来敌人已经占领了桐木关头。黄道同志马上命令司令部作战参谋，带领一个连冲上山去掩护部队撤退，不料冲到半山，敌人利用有利地势，向我们展开了猛烈的射击。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们的队伍被敌人切成了三路。情况万分危急。

我们无线电台是向左翼撤退的，哪晓得这恰巧是一条进入茶山的绝路！刚到茶山脚下，发现敌人已占领了山头，架起了几挺机枪直朝着我们扫射，要拐回去，后面敌人又黑压压地涌上来！正在这紧张的时刻，我负责的那部电台的大电瓶（蓄电池）被敌人机枪打破了，我奔上前一看，运输员也牺牲了！电台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我扒在那打碎了的电瓶上，看着旁边牺牲的战友，心里真象刀割一样痛，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我决不能扔下机器走掉，情况再危急也要和电台共存亡！听见四面逼近的枪声和敌人的吆喝声，我决定不能再呆在这里，马上简单地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扛着电台就走。说也奇怪，平时那重甸甸的铁箱，如今扛着也没觉得腰酸肩痛。我俯身跟上前面的同志，直朝前奔，心里想，只

要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救出电台；这不仅因为它是报务员的武器，也是部队的心脏，我们凭着它收听党中央的指示啊！走了没多远，哪知正前方又碰到了悬崖绝壁，看看只有石缝间还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棵树，即使攀着树根也无法上山顶！眼看敌人已经逼近，党员张水进排长见形势危急，挺身而出，号召党团员留下来组成战斗排，掩护其他同志撤退。战斗排向敌人展开了反击，冲杀声震撼山谷，同志们象出山猛虎似地扑向敌人，有的已经短兵相接，和敌人拼刺肉搏；敌人来不及看清情况，慌乱成一团，等定下惊魂才举起冲锋枪扫射起来。但毕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我们当中多数是缺乏战斗经验的电话兵和报务员，战斗了许久仍无法突围。这时张水进同志负伤了，他满面流着鲜血仍在坚持着指挥。正在这危急的时候政委赶了上来，他作了简单而有力地动员：“情况紧急，马上轻装突围！我命令：凡是无法带走的重型机器，立即全部砸碎！”我一听，脑袋象给谁猛击一下，心脏也立时紧缩起来；我怎能用自己的手把电台砸碎！砸了电台，我

們再無法聽到黨中央的聲音了啊！但情況緊急，不能帶走，怎麼辦呢？說什麼也不能把它留給敵人呀！大家咬着牙，含着淚，雙手顫抖着舉起了石頭；那咣當咣當砸機器的聲音，一下一下都象敲在我們的心上……

面前唯一的道路是攀着岩石縫間的老樹根往山頂上爬去。有的同志剛爬上一半又摔了下來；有的爬到半山就被敵人打傷栽下山澗去！但誰都不願落在敵人手里當俘虜，摔倒了又爬起來，另找樹根向上攀去；有的扶着負傷的同志使勁地爬呀爬呀，最後我們終於爬上了山頭，到了一片林子，敵人不敢再追上來。可是我們已經糧絕彈盡，手腳酸軟得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這是一座森林似海的大深山，天正下着蒙蒙雨，山風掃過樹林唰唰直響；越往前去，森林越深天越黑，我們轉來轉去就迷失了方向。但大家還是往前直奔，一個共同的信念支持和鼓舞着每個人：要儘快地找到司令部。肚子餓了，朝路邊拔一把野菜充充飢，人走累了，靠着大樹喘一喘氣；我們就

这样淋着雨，空着肚，在这漫无边际的树海里轉了一天一夜。大家想，如果能找到一户人家該多好啊！

第二天傍晚，我們終於翻过了这座大山，登上山头，远远地看見一幢幢的小茅屋，同志們欢喜得叫了起来。这时天已經黑下来，我們輕輕地摸下村去，扣响了小茅屋的竹籬笆門，里面傳出来一陣顫抖的回話声：“老总，行行好吧！前几天你們把东西都搜光了，只剩下几个老人，什么也沒有！”同志們連忙解釋說我們是紅軍游击队；這句話真奏效，話音剛落，門就“咿呀”一声打开了。两位老人跌跌撞撞地跨出門来，忙把我們拉进小屋，点上松枝，借着那微弱的火光仔細地打量着我們每一个人，眼泪順着兩頰流了下来。有个人自言自語地說：“好久沒吃过飯了吧？”不等我們回話，他們就轉过身到屋角拿起一把小鐵头朝門外走去，挖出了藏在地窖里的几十斤地瓜和一些苞米、山粉，又匆匆地回来給我們煮了一大鍋热騰騰的苞米粥。我們吃着，看着老人那双深情厚意的眼睛，似乎全身

都燃燒起來，心里暖烘烘的；誰也沒有發覺，我們已把那感激的眼淚滲和在那滾熱滾熱的苞米粥湯里一同喝進了肚里……

這座山林方圓幾十里都是茶山，不產糧食，事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那地瓜和兩斗苞米是老人留着做種的。我無法形容當時大家那激動的心情！這不是兩斗苞米和幾斤地瓜，而是蘇區群眾向革命獻出的一片赤誠之心啊！

三天以後，失散的三路隊伍又在三港集中了。在軍人大会上，政委黃道同志憤慨地說：李得勝的叛變雖然使我軍受了損失，但我們堅信：叛徒的逃走，只會使我們內部更加純潔和更加堅強，我們有着黨的堅強領導，有着廣大蘇區群眾的支持，我們就有充分的力量粉碎敵人的“圍剿”。會後整編了隊伍，使其更適合開展游擊戰爭，並任命吳先喜同志擔任司令員。

整編後，吳司令員率領着紅四團到邵武一帶活動，以牽制敵人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同時司令部、政治部、黨團分區委、蘇維埃合併為新的司

令部，成为当时最高的一元化的领导机关。

丢了电台，我們报务員只得随着指导員轉到大山坳兵工厂去做工。新的工作，很快地吸引了我們。敌人进攻得越紧，战士們心里的怒火就燒得越旺；每个人都明白，我們轉战武夷山岭，正是为了待机打击敌人！

大山坳里的兵工厂

提起兵工厂，也許会使人联想到高耸的烟囱、巨型的車床，而我們的兵工厂，却是另一番景象：全厂一共只有三四十个工人，工具全是些古老的鉄錘、老虎鉗、銼刀、鋼鋸等；但我們的任务却是除了修枪外，还要造子彈、手榴彈和地雷。我們的紅色兵工厂，就在这崇安边境的北坑大山坳里，搭起竹寮棚，投入了生产。

北坑是一条长达四十余里的大山沟，沟里一共住了四、五戶人家。这一帶沒田可种，不收米粮，老百姓全靠春天采茶換粮吃，到了秋冬就靠挖山粉、采野菜、打野兽糊口。采下了茶叶，也要运到

百里外的市集去換取糧食，來回一趟就得走三天，因此，这里的群众长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痛苦的生活，使他們要求革命，希望革命胜利；也正因为这样，他們热心支持紅軍游击队，自愿冒着危險为我們到沟外去买粮运粮。但五戶人家哪有力量供应二百多人的口粮？从那时起，竹笋、野菜也就成了我們最常見的粮食。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計，所以司令部也派了財政部长查水旺帶領十多个运输員到山外去找粮。在离北坑八十多里外的山壩，我們成立了采购供应站，一买到粮就派人連夜往山里运。

从供应站来回一趟至少要三天，山路崎嶇难走，进坑后还要过几道河。当时正是多雨的季节，常常山洪暴发，溪水滾滾，运输員被拦在半路上的事經常都有，家里的同志就只能吃两餐稀粥度日。可是連这样的日子也只維持了半个多月。不久山壩供应站被敌人包圍了，查水旺同志和卖粮給我們的群众都被捕了。他們受尽酷刑，却没有吐露半点消息。在这同时，敌人的进攻更加瘋狂了，到处燒、

杀、搶、掠，搜山截路，我們开始了“尝百草”的生活！

“上山找野菜去！”这句话，在当时成了我們每个同志的口头禪。每次黄道政委都是亲自帶头去挖野菜。这茶山乍看上去是一片荒凉，可是只要你耐心去寻找，就会发现什么苦叶菜、糯米藤、水莧菜等能吃的东西滿山都是。常常是这样，大家一边找野菜，一边說笑：“喂，多找点，吃得飽飽的，国民党正等着我們去繳枪哩！”有的就說：“嘿，今天成績不坏，搞了三斗‘米’！”指导員却更风趣，边吃野菜边說：“本人乃是当年尝百草的神农，其妙味非凡人所知！来，再吃一碗，保你养身提神！”几句话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話就更多了。这个說是吃灵芝草，吃了长生不老，革命到底；那个說是吃人参，吃得周生长力气，好高高举起紅旗……大家还常讲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更是信心百倍，斗志昂揚。因此，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我們兵工厂在紅五月还仍然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大家都懂得工作的意义，我們